









校總農雅劉 編主駱家揚

庫文界世

要刊部四

# 夢春閨紅本足

冊下

一之刊叢著名說小俗通



行印局書界世









3 1600 0948 0

清始寧竹秋氏撰  
世界書局編輯部考校

足本

紅

閨

春

夢

下冊

第四十一回  
至第八十回



一名繪芳園

世界書局印行



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肱篋客邸追賊

話說柳五官因金梅仙說出聶慧珠家邀他進去歇腳，五官時聞梅仙說，慧珠人品，怎生超羣，性格怎生沉靜，是南京第一等人物，與視伯青又怎生親密，前兩月慧珠忽然一病之後，大改性情，立志修行，終日念佛誦經，房門多不出，見了伯青如陌路人一般，甚至連話都沒說一句；又聞新家同住有個趙小憐，也是南京城內數一數二的尤物，將來是江子騫的人了；五官每欲見此二人，難得梅仙邀他，便欣然應答。梅仙上前叩門，使婢出來，見是梅仙，忙請入裏面明間內坐下，即轉身進去。少頃，二娘出外笑道：「金大爺，今日是甚麼風吹了來的？」梅仙笑着起身道：「特來望你老人家的。」二娘問：「這位是誰？」梅仙說了姓名，又問：「晚姑娘近日可好？」二娘搖頭道：「問他做什麼呢？不過還是這般樣兒，只求他不鬧就算好的了；現在爽性連我與他的母親都不去理會他，有時高興他出來走走，與我們說幾句話兒，否則他連房門多不開，只有丫頭們送三餐去見他一面，真正我也不懂他是什麼意思。」梅仙聽了，不便再問，即道：「趙姑娘可在家麼？」二娘道：「他因前幾日身子不快，倒有半個月不出門了。」梅仙道：「我應該瞧瞧他去。」即與五官同至後進。原來小憐爲人與他們姊妹不同，誰然此身早知屬了漢槎，他卻另有一種見解，說人生在世，不可過於拘泥，況我等不幸流落風塵，除非出此網羅，方沒人尋找，在此門內，都不能稱冰清玉潔，若柔雲翠翠，芳君等人，始可說已登彼岸，就是晚秀姐姐，在他以爲一塵不染，在我看仍是難保。我只要立身不苟，此心無愧於子騫，就罷了；如叫我專學那膠柱鼓瑟的行爲，倘或鬧出不測風波，反自己討沒趣，何苦來呢？所以小憐處不時還有人來過訪，或約他湖上宴聚，只要來，不是強暴，他皆可去，人反說他圓融，多不忍欺侮。梅仙因此才敢與五官來看他。小憐正站在臺基上，看使婢添換籠鳥水食，又逗着那鸚哥說話，見梅仙同一個少年進來，忙笑着讓坐。梅仙問了小憐好，近來身體可如常了。小憐笑道：「並沒有甚麼，不過受了點風，你怎生知道的？」又回頭喚使婢倒茶，將五官看了兩眼，問梅仙道：「這

位是誰呢？梅仙代五官通了姓字，小憐方知即是伯青常說的那柳五官，果然生的俊俏，怪不得伯青喜歡他。五官亦細看小憐，頭上戴着貂尾帽套，上身穿了一件蘋婆綠倭刀腿大襖，外罩三鎖桃紅白狐披風，下繫玄色掐牙銀鼠皮裙，越顯得身材婀娜，體態輕盈；又帶着幾分病容，或笑或顰，真如西子捧心，明妃出塞。五官暗付道：『果真名不虛傳，不愧小癩之讚。想慧珠當更比小憐另具可人之處，可惜如今不肯見人，使我抱憾。』梅仙與小憐說些閒話，見他有厭倦之色，忙起身同五官告辭。小憐只送至臺基上，說了聲好走，即轉身進去。外面二娘早已擺下茶果，款留他二人。梅仙不好推卻，與五官略吃了些，道了多擾，即作辭出來。一路上五官痛讚小憐不絕，又恨沒有見着慧珠。梅仙道：『好在你在南京可以常去，趁個巧宗兒都要見着他的。』二人談談說說，回轉家內，自此梅仙除卻祝府有事叫了他去，暇時總陪着五官各處遊覽。五官亦因天氣日冷，懶於起程，索性待過了年，再往蘇州，寫了信寄與從龍，免他盼望。光陰迅速，轉瞬近歲，挨家逐戶，多忙亂着過年。梅仙要料理祝府年事，清早進去，二鼓始回，剩下五官一人在家，他懶淡出門。這日已是除夕，梅仙旁晚即吩咐擺酒守歲，內裏巴氏母女一席，外面梅仙、五官一席。梅仙吃了幾盃酒，即起身叫人點了燈籠，到府裏辭年，料着祝公必定留他度歲，天明方可回來，對五官道：『賢弟可多用幾杯，想愚兄不陪，賢弟亦可早爲安歇，新年再見罷。』五官道：『大哥只管請便，小弟坐坐也睡了。』梅仙又入內與巴氏母女說明，即向祝府去了。這裏五官獨自吃了數杯悶酒，便推開不飲，想到自家一人並無親丁骨肉，歷年客中度歲，如孤鬼一般，看着人家父母兄弟，妻子團圓聚飲，好不有趣，想畢不禁傷心起來，即叫收拾過殘肴，回到房內。太太早命點了一對紅燭，在他房中，又預備下燉茶果餅等物，怕他夜間饑渴。五官喝了一鍾茶，和衣倒在牀上，只聽得爆竹之聲，接連不斷。又想到南京地方，不知今夜是何風景，此時要睡，覺得太早，何妨上街去逛逛，瞧瞧熱鬧，又可散着悶兒。遂吩咐伺候的人：『小心看守火燭，不可貪睡，我上街去去即回。』也不點燈，開門出來，見滿街燈燭輝煌，照得白晝相似，往來行人，擁擠不開，多是收討帳目的，甚爲熱鬧。五官信步只揀那人多的處在行去，走了半晌，因要解手，見路旁一條巷內，行人稀少，五官進了巷口，撩衣小解，忽聞一家門內有人拌嘴，五官解過手，走近門首，側耳細聽，一男一女的聲音，料定是

夫婦兩口了。只聽那婦人罵道：「不逢好死的，平時你只顧終日灌了黃湯下肚，醒了醉，醉了醒的，叫我一個在家，忙的片刻不閒，少柴無米，你也不問，多要我，去掙人家嫁了男人，原是圖依靠的，誰是我這般苦命，碰着你這酒鬼，自己養活自己不算，你還要掏摸我的錢零用，不與你即弄刀弄杖的恐嚇我，一般也用得罄盡的，各自各兒光着兩手，我原想積蓄點兒，防陰天的，俗說打網總有晒網時，想起來我是犯了什麼陰譴，往常也罷了，今日是年終的日子，你早早逼命是，的搾了幾個錢去，預備下你的黃湯就沒有事，餘外都不管半點兒，你看大家小戶，都歡天喜地的度歲，我家還是清鍋冷灶的，我難道不是過了好日子來的，誰生下即是窮命，而今穿不如人，吃不如人，着數我受苦是理當的！這些孩子們眼巴巴望到過年，誰知既沒的穿，又沒的吃，你可忍心，我恨不能頓時死了，看你可管不管。不逢好死的，你也有付心肝五臟呢！不見東邊張大姆姆家，他丈夫待那般好法，儘他穿着吃着，連草棒兒也不叫他去拈一拈兒，他還嫌好厭歹的，整日的尋幾十個過兒與張大爺嘔氣，據說他家今年也沒得過，張大爺生怕他奶奶喘氣，半月前即瞞着他將自己穿不着的衣服當了，早把年事辦得齊十全美，你不見適才張大姆姆來辭歲，周身新衣，頭上又戴得花簇簇的，他既來過，我也該領着孩子們到他家去一趨兒，叫我身上這般形像，又怎麼去呢？張大爺是個人，你早該愧死羞死了。」那婦人說罷，即咽咽嗚嗚的哭起來。又聽那男子嘆了聲道：「你說的未嘗不是，叫我也難駁回，但是你只曉得這樣說，卻看了一面，我這連年運氣，實在不好，做生意又折本，難不成去做賊做強盜，幹那沒本錢沒天良的事，方可發跡麼？不然仍宜耐着性子待運氣，自有出頭之日，冷灰猶有發熱時候。你說我只顧吃酒，我心內也着實煩惱，恨不暫時死了才乾淨，丟下你娘兒們又怎麼呢？借酒解愁，是有的。你既這般說，明日是新年頭一天，我即立誓戒酒。不知戒了酒，這一宗款，自省不下的，總要沐天地祖宗庇佑我，轉了運，那怕就是做個小本經紀，慢慢向前敷衍度日才好。你此刻哭殺也沒用，不如得樂且樂，拋去閒愁，聽那滿街炮竹，也有味兒。你說我另是一付心肝，我看着一班兒女穿吃不周，心裏也過不去，卻是沒法兒的。我盪了壺暖酒在此，你且過來，同兒女們喝一鍾兒，搗搗寒氣，拚着吃醉了好睡去。今年已過，再抖擻起精神來，幹明年的事罷！我家也有一樁好處，上不欠官糧，下不欠私債，較之那債戶盈庭，

索欠追逼，敲門打戶，雖有大魚大肉，堆滿几案，也吃得不舒暢。『五官聽了，點頭嘆息道：『可知天底下的人造物不齊，貧富不等，有錢的今夕骨肉團圓，歡呼暢飲，那中等的也還巴巴補補，將就的過得去，如這樣人家，亦復不少。我在客中度歲，猶覺難處，尚不愁穿吃用度，不過舉目無親，淒涼些兒，比較着這家艱苦，天淵之隔呢！』五官一面想着，一面嘆着，不由動了一點惻隱之心，猛然記起巴太太給了他一錠歷歲銀子，約有五六兩重，何妨此時轉贈此人，給他做個新年的賀本，或者這家即由此脫離苦處，也算我提拔他一場，好在我亦不希望這一錠銀子。想定主見，即伸手去叩門，那男子在內問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？若是討債的，你認錯了門戶，我家雖窮，卻不欠債。』五官在外高聲答道：『你開門出來，自然知道。』那男子果然開了門，側身讓出裏面燈光，把五官上下望了幾眼道：『尊駕來找誰的？』五官也不應他，即走入門來。那男子見五官穿得整齊，是個正經人模樣，忙閉上門，也隨了進來。嚇得那婦人急急起身，跨入房內。五官看那男子，雖然衣裳襤褸，面目枯槁，卻生得身材長大，遂道：『我半夜三更到你家來，并非別故，適才你賢夫婦所言，我已聽得清楚，你家的艱苦，也不必瞞我。』在身畔取出那一錠銀子，放在桌上道：『些許銀兩，權送你做個新年賀本，好好的捱度日月，耐守時運罷！千萬不要說我唐突你。』說畢，道了聲驚動，即轉身欲行。那男子又驚又喜，趕忙一把拉住五官道：『承尊駕美意，感激不盡，無如與尊駕一面未謀，何敢領此厚賜？』五官笑道：『你這人太覺拘泥了，又不是你找我去的，我是自尋上門送與你，有什麼敢與不敢？趁此天尚未明，往街上買些急需應用物件回來，其餘也罷了，可知明日是元旦，也不買的香燭紙馬，敬敬神祇嗎？就是你平日以酒爲命，亦該買點食物預備下酒，難道新年新歲，好專吃寡酒不成？你快幹你的事去，不要膩膩煩煩的。』那男子見五官一片誠心，十分感戴，急倒身下拜道：『蒙恩公所賜，我也不敢過於推卻，有拂尊意，請恩公留下姓名，容圖後報。』五官搖手道：『快別要如此，些許之贈，何足云報。若問我姓名，我姓柳，派行第五，現住在鼓樓前金家，問到前任山東臬司祝大人府內，管外務的金大爺，人人皆知。』那婦人在房內聽得明白，也不願沒見過的生人，亦出來向着五官深深叩拜。慌的五官方扯起那男子，又向那婦人還禮不迭道：『這又算甚麼呢？賢夫婦速速請起，不要耽誤了正經。』說罷，急急的出門去了。那男子

挽留不及，直送到巷口，猶欲說話，見五官已去了好遠，只得回來。拏了那銀子，上街兌換，又買了多少東西回家。夫婦兩人，忙著先燒起香燭，酬謝家神祖宗，隨又整頓出酒飯，夫婦兒女，歡歡喜喜的度歲。所餘的幾兩銀子，收過一旁，待過了正月，打點去做交易。夫婦兩口，足足念說了五官一夜未曾住口，世間原有這般好人，專待天明好往柳恩公家叩喜。且說五官出了那家門首，仍尋舊路回到梅仙家內，時已四更多天，內裏巴氏母女，早叫人各處打掃，預備燒接天地的紙馬。五官見天色將明，不便再睡，只和衣躺在牀上少歇，心內卻暗自得意道：「想不到今夜做了這一件快心的事，我不過去了五六兩銀子，那家即得了實濟，可以度過歲去，不致啼寒哭餒，況且是小耀的丈母，給我壓歲的，又不是我體己拿出來的。只忘卻問他姓名，好在我說了住落下去，明早那男子必然要來。」少頃早東方發白，那外面爆竹之聲更甚，梅仙已從祝府回來。五官即起身淨面嗽口，換了衣冠，先隨着梅仙拜了天地，後又來拜影像，梅仙又上來謝了五官，方與梅仙拜年，至內裏見巴太太、同巴氏等人，行過禮退出。早有人送上百果茶與敬神的元宵，兩人吃畢，洗了手臉，即帶着家人一同到各處賀歲，五官亦隨着梅仙到祝府去過，出來方往小儒處來，只在號房內上了櫛冊。又至聶家，王氏留住吃飯，小憐亦出來陪。他們坐了坐，梅仙即請見慧珠，少停小丫頭來說：「昨夜勞碌很了，今日覺得身子不爽，得罪二位，改日再見罷。」轉替二位道賀。五官滿意，今日總該見着，隨知仍是空往，便快快起身作辭，與梅仙回到家內。梅仙只叫人各處分送名帖，自己樂得偷懶不去，脫了大衣，陪着五官閒話。五官方提起昨夜的事來。梅仙笑道：「你一人輕易不肯出去，一出門偏遇見那家夫婦拌嘴，也是他命中該有救星，鬼使神差的撮合你去，倒也罷了，你算積點小陰騭。」正說話間，見五官的跟人來回道：「外邊有個男子說是來叩謝五爺大恩的，問他姓名不肯說，回他又不肯走，又急了他說，那怕等候一年，不見你五爺是不行的。」五官笑着道：「定見是那個人來了，你領他進來罷。」跟的人轉身出去，果然帶了那人入內，見了五官，即在臺基上端然四拜，回身又給梅仙行禮。五官忙扯起他來，邀他坐下，問及姓氏，方知那男子姓鄭，名林，祖父曾做過一任武官，鄭林自幼習得一身武藝，專喜任俠輕財，不上幾年，把祖父遺留的家產用盡。他妻子姚氏，是祖父在任上代他聘下的，姚家亦是個武職，彼時同城為官，後來鄭林

歿了，祖父搬回原籍，姚家又陞到浙省去了，彼此相隔路遠，音問難通。鄭林係天生傲骨，不屑求人，自己又不善謀生，日形窮困。雖有幾家親族，因鄭林家道漸替，都不來理他，難得鄭林不去纏擾，他們正合心意。五官、梅仙聽了，皆嘆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兄台倒是位有骨氣的人，可敬，可敬！既然令岳還在任上爲官，何妨攜帶尊嫂等人，前去投靠，令岳斷不能不顧翁婿父女之情，也不認你們麼？強以賢夫婦在家受苦。」鄭林道：「我久想去投奔岳家，怎奈日食都不繼給，那裏還有川資起身？」梅仙見鄭林說話爽直，將來不是沒出息的人，爽性再成全他一番，即進內封了三十兩銀子，出來遞與鄭林道：「此銀兄台可帶回去與尊嫂等人添補着隨身衣履，餘下的作赴浙川資，也儘够了。到了令岳那邊，好夕尋個活計安身爲是。」鄭林伸手接過，也不推卻，即揣入懷內，立起身向梅仙、五官謝道：「承二位厚恩，實同再造，倘天不絕，鄭林能有出頭之日，再容報答。」說畢，作辭出外，頭也不掉，一逕去了。梅仙道：「此人真乃英雄，此去定然發跡，將來總可報答賢弟。」五官道：「君子施德不望報，我見他窮困，一時慨然濟助，是我的意思，日後他有了好處，是他福分，與我何干？若望他圖報，自然該報答大哥，非你助他盤費，到他岳家任上，他焉得出頭？南京若有生機，昨夜也不致窘迫到那般地步，人總要思木本水源的。」梅仙道：「你我不須謙遜，彼此都有功德，但願鄭林從此否去泰來，再整家門，報答我們倒是小事。」兩人說笑着，請親友的春酒，直忙到元宵以後，方才清閒。五官見天氣漸和，即欲往蘇州一行，來與梅仙商議，定了二十日起程，又囑咐一俟伯青回來，即寄信與他，恐在田者香十分款留，耽擱遲了，仍帶他跟來的兩人同行，不過帶着隨身應用衣物，其餘寄在梅仙家，免得沿途往返不便。到了這日，梅仙親送上船，叮嚀：「一路保重，到了蘇州，可寫封信來，好叫我放心！」五官答應，即作別揚帆而去。話分兩頭，且說：祝伯青殘冬送他妹子到了山東，漢桂見家眷已至，自是歡喜，堅留伯青年外再回南京，伯青難卻漢桂之意，只得住下，過了燈節，執意作辭起身。瓊珍小姐又囑托：「一至南京，務必探實小憐口氣，如果情願到山東來，千萬大哥做主，代你妹丈聘下了罷，着安人送他來此。可再告訴他聲，此地斷沒人委屈他，好在妹子的性格，大哥是知道的，並非那種不能容人的器量。不

是妹子一定着急，趁此機會，接了小憐來，是正經；倘日後公姑執定不行，反是難事，此時做成了，也就罷了。」伯青應允，擇日起程。漢棧自然餽送了許多禮物，又修稟啓與父母，岳父母請安。伯青在路，歸心似箭，毫無耽延。一來記掛父母妻子，二來慧珠未知可回轉念頭，又沒有接着小憐實在信息。一日已抵淮陰，因漢棧有信寄與二郎，叫泊了船上岸，到府裏拜會。二郎聞伯青已至，忙迎接入內，彼此敘些別後的衷腸，即說到五官前次在此受了多少驚嚇，伯青大為嘆息。二郎又留了伯青，盤桓數日，非比上回家眷在船，不憚多住當晚備下酒席，與伯青暢飲至夜半方散。伯青回船，收拾睡下。次早尚未起身，二郎早打發人出城來請上去，伯青命來人先行回城，少停即至。忽聞連兒在後艙道：「怎麼艙底下一堆箱籠全開着，是誰取物件的，也沒有關上。」伯青聽說，忙接口道：「誰開了的呢？你倒仔細看看，別要被人偷了物件去。」連兒即探身下艙，一看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箱子內全是空的，被賊偷了。」衆船戶聞得，也齊來看視，七嘴八言的說長說短。伯青很吃了一驚，忙忙走至後艙，果見箱籠大開，內中只剩了些墊底的破舊衣服，其餘盡數失去。伯青只急的跌足道：「這卻怎麼呢？」即命連兒快赴縣裏報案。自己坐轎來會二郎，又暗暗囑咐家人們，在船看着船戶，沒讓他們脫逃。到了府前，不待通報，即下轎入內，見着二郎，便細細告訴夜來被竊之事。二郎亦大為詫異，恰好連兒報案回來，說：「魯太爺已趕着出差，并協同河快分路緝獲，又將船戶水手捉了去拷問，說：『這件事定有他們通同，不然一船的人怎麼多不曉得呢？』」并請爺具張失單過去，好待他追賊。」二郎點首道：「這話倒有點見識，其中船戶定有情弊。」又命貼身家丁，到縣裏去當面見魯太爺請安，說這件竊案定要人賊齊獲，非別的竊案可比。二郎又安慰了伯青一番道：「急也無用，想竊賊定然伏在左近一帶，斷未遠颺，況又有船戶們，可以追交着落。我昨日那般般留你多住幾天，不行該應出了這件事，竟是天留下你了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人家被竊，正在懊惱，你反說趣話，啞人，你不要得意，若追不到賊，不怕你不賠我呢？你是一郡太守，不能化莠爲良，又無計驅逐，留着害過路客商，可謂豪賊殃民，問你可吃得起？」二郎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你竟用反巴掌打起來，我爽性知照縣裏不管，看你怎樣上控去！」說話間，去的家丁已回說：「魯太爺無不盡力追緝，定然人賊全獲，只求賞幾天。」何以二郎前次參詳上去，魯鵬還